

痴男

怨女

中國華僑出版公司

工 338.4

80763

痴男怨女

〔马来西亚〕李憶著 著



200199114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190号

海外华侨·华人文库
痴男怨女
〔马来西亚〕李憶著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邮政编码: 100028)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华昌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42开本

字 数 100千字 7.625印张

版 次 199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3200册

书 号 ISBN 7-80074-374-8/I·188

定 价 2.60元

编选前言

一、编著者力图从众多东南亚华人微型小说中遴选若干具有纯粹文学度和较高艺术性的佳作加以点评导读，呈送读者诸君。但限于条件，在编选中难免挂一漏万。在惶恐不安的同时，也寄语海外的华文作家朋友，诚盼增进联系，以期再出续集，聊补遗珠之憾。

二、无从回避的一个排列问题曾久久困扰编者，思之再三，只好求助于姓氏笔划排列法。即先按笔划的多少来排出国度的先后（依次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在同一国度中，再按作家署名的笔划多少来排列先后。笔划数相同者则按当今辞书流行的五种起笔（依次是横、竖、撇、点、折）顺序排列；如署名第一字相同，则看第二字、以此类推。同一作家入选的若干篇作品的排列，亦按此法。但编者对同一作家的几篇作品的点评，未必拘泥于其排列先后。总之编者无意在编排顺序上体现偏爱或偏倚。敬希各位作家朋友理解。

107/50

三、入选作品的作家简介，其详略程度取决于作家本人提供或有关书籍报刊引介。有些似嫌粗略确乃无能为力，只能企求多与各位海外作家交往，以期出续集时再补此憾。

四、本书在编评过程中得到很多东南亚华文作家的踊跃响应和支持，新加坡作家怀鹰先生尤其不辞辛劳鼎力相助。此外，编者的挚友——海南师范学院华文文学创研所所长喻大翔先生和南海出版公司的张桐先生也给予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忱。

序

叶蔚林

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五国，在中国人的习惯中统称为“南洋”，所以本书或许称为“南洋华文……”似更准确。

触及东南亚华文文学乃至整个海外华文文学，自然首先要提到“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包括独立前的是新加坡）华文作家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马华文学”最具代表性，历史最为悠久，与中国本土的文学创作关系最深。“马华文学”以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为分界线，此前的文学属旧文学，此后的文学称为“马华新文学”。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先生指出：“马华新文学，是承接着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波而滥觞起来。”新加坡另一位作家苗秀先生则说：“所有早期的马华文学写作人可说都从中国新文学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吸取创作表现技巧。”这种吸取当然不止于创作表现技巧，更重要的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涵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至抗日战争中，大批中国作家先后到达南洋。他们在南洋各地从事各种文化职业，呼吁抗日，宣传进步的文学理论，培养文学青年，为“马华文学”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这些作家，包括郁达夫、夏衍、田汉、老舍，艾芜、洪灵菲等人，就曾以当地的华人生活和南洋社会风貌为题材，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都成为“马华文学”的宝贵财富，给后来的马华作家提供了创作上的借鉴。因此，可以说，直至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马来西亚为止，之前的“马华文学”大体上是与中国文学同步发展的。但是抗战胜利以后，由于华侨“本地意识”的萌发和滋长，在马华文艺界曾对“马华文艺独特性”的问题爆发过激烈的争论。随着马来西亚的独立，“马华文学”也就脱离中国文学的轨道，成为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学了。东南亚其它国家的华文文学亦大体如此。

50年代以后，由于与中国大陆割断了联系，“马华文学”以至整个东南亚华文文学，主要受台湾和香港文学的影响。一部分青年作家努力吸取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创作手法，企图突破现实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通俗文学的盛行。但这两方面都未成为华文文学的主流。一批有影响，有实力的作家仍坚持“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准则，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振兴华文文学，做出了有效的努力，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有近40年时间对海外华文文学了解甚少，特别缺乏阅读的具体感受。华文文学的含义，恐怕不单以华文写作为其标志，华文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结晶，在它经过排列、组合，以文学形式表达一定内容时，无论其内容如何千差万别，都必然带着中华民族固有的气质。因此，我们有理由把所有海外华文文学看成是整个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全世界华文文学是

一棵树，那末，处于中华民族发祥地的中国文学就是“根”，而海外的华文文学就是枝枝叶叶了。我们共同的使命就是培育这棵大树，使之根深叶茂，矗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这样谈，我想，每一个作为炎黄子孙的华文作家都是能够接受，同时也正是大家愿望之所在吧。

值得庆幸的是，近 10 多年来，神州大地改革开放，国门大开。人们在关注世界政治、经济的同时也关注世界文学。海南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除了努力发展经济之外，它也应该拥有一切，包括文学。由于海南的地理位置十分接近东南亚，所以海南文学界与东南亚华文文学，建立更多的联系，互相有更多的介绍、交流、沟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此，廖怀明君编著的这本书是极有意义的。它的最大特点是包括了众多的东南亚华文作家的众多作品，因而划出了东南亚五国华文文学的概貌。虽然微型小说因其篇幅所限，就单篇来看也许嫌其单薄，但“集腋成裘”，统观全书，我们便有了林林总总，丰富多彩的感觉。

由于本书是微型小说导读专集，所以众多不事微型小说写作的作家，未能入选。但愿继此书之后，我们能更多地编辑出版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各类文学作品，以飨读者。

叶蔚林

1992 年 3 月 31 日

于海口市

痴男



Don/28

1

栾禾是在梅湛荣的家里看见她的。和她一道来的还有一个男人，四十岁上下，姓梅，后来听到有人叫她梅太太，才知道原来是她的丈夫。

她似乎很活跃，整个晚上都挤在人群中，晃来晃去，在一大群的人脸中，她的一头蓬蓬的黑发，轻轻的飘动着。身上暗灰色的长裙子，在人群中支离破碎的。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她间中也跳舞，也跟人点头打招呼，她似乎认识很多人。

后来栾禾看见她跟一个印籍男人谈话，不知说了些什么，两人笑起来，男人的笑声奇

大，栾禾站得远远的，笑声拐了个弯，还能清脆的传过来。

有时她也走过栾禾这边来，由于灯光暗，她的脸有点模糊。栾禾腾出心来听她说话，她的声音是质薄的，但有点沉。恍间，时间仿佛是过得很慢。

栾禾愕愕的坐着，感觉时间有整个世纪那么长，而事实上，只不过是过了一个多小时而已。间中有人走过来跟他打招呼，央他过去跳舞，他脸带腼腆，搜断枯肠，才想出几句应酬的话来，说了出口，方省悟一点也不得体，想收回又收不及，实在为自己而感到尴尬。心一急，自暴自弃的毛病又发作了，干脆站起来，走到厅那边幽黯的角落坐下来。心想，再多坐一回，便打道回府，其实，这种交际场合一点也不适合他，愈加多逗留，愈加使自己流露窘态，恰巧有侍者端酒走过，为了掩饰忙伸手要了一杯，装着一心一意的在喝着酒。

月亮光澄澄，水清清的撒了满地，窗口是一系列的，都大大的敞开着，变成屋里只有半截墙，每个窗上都有帘子，都卷了起来，但还是觉得闷热，喝下去的酒，呼出来的气是辛

辣的，心里仿佛有团火在燃烧着，非常不舒服。

“喝了很多酒？”

栾禾抬起头，是小杨。

他摇摇头，不答。

“你这个人真闷，今晚这么热闹，你还是这个样子。怎么，没有一个看上眼的？”小杨笑，一屁股坐到他的身边来。

栾禾耸耸肩，顾左右而言：“热到死。”

“怎么不热，一个人躲起来喝闷酒。”

栾禾不理小杨，径自去拿了一杯酒。

小杨讪讪的说：“这样闷，何必来。”

栾禾忽然“嗤”一声笑起来。“到底你想干什么？”

“想介绍个女孩子给你认识。”小杨笑笑。

栾禾马上抓紧机会取笑小杨：“先顾好自己才说别的，你也算是超龄王老五吧？”

小杨站起来，踢了他一下，就转身走了。

栾禾有一阵子的痛快感，点了一根烟，慢慢的抽着，又用眼睛四处去寻找她，不一会便找到了。她坐在灯火明亮处，两条腿斜斜的靠

在一旁。蓬蓬的黑发，被吹进来的风有一搭没一搭的撩拨着；前面短短梳不上去的发，想大概是刘海吧，掩了她三份之一的脸。

这回她的脸已没有先前那样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了，在灯火明亮中看她，不只表情一清二楚，连她眼里的笑意也看出来了。

她真的爱笑，夹在人群里，清新爽朗。

她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忽然，栾禾有一股想认识她的冲动。想知道她的背景，想知道她有什么这般快乐幸福。

于是他走到多人的地方去，找到机会便向梅湛荣打听：

“那个穿灰色衣裙的女人叫什么名字？”

“唐佩圆。”

“做什么的？”

“教钢琴的。她有一间音乐学院。”

“介绍我认识她。”栾禾马上说。

“人家已结婚了。”

“那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想认识她，并没有其他的。”

“说得好。”梅湛荣拥着他的肩膀。“OK，跟我来。”

栾禾跟着他走到唐佩圆的面前。

“佩圆，我来跟你介绍一个人：栾禾。”

“很荣幸能认识你。”栾禾向她伸出手。

“谢谢。”她微笑的跟栾禾握手。

“你们慢慢谈，我那边还有事。”梅湛荣拍拍栾禾的肩膀说：“我这位栾老弟很有音乐细胞的。”

“坐。”唐佩圆指指对面的椅子说。

栾禾坐下，发现原来她很瘦。但是眼睛闪闪发亮。除了爱笑，人也很随和。话题很广。

栾禾觉得自己十分幸运，是真的。第一，他貌不出众。第二，他言语无味。她竟然耐着性子来听他讲话。且对他非常客气。这不是幸运，是什么？

后来唐佩圆说：“你似乎很郁郁寡欢。整个晚上没说过多少句话。”

栾禾忽然涨红了脸，心砰砰的乱跳。她竟然一直注意着他，连他没有说过多少句话也一清二楚。继而很是后悔。早知她如此注意他，他无论如何也得表现得开朗活跃一点。

她会怎样想他？是不是会暗笑他木讷不得体呢？

唐佩圆忽然笑了。“你看起来很紧张。”

让她这么一笑，栾禾更是窘。发现自己一头一额都是汗，像是发了一场噩梦。

“你在恋爱，有点不如意吧？”唐佩圆问。

“没有！”栾禾马上说：“根本没有。”

唐佩圆又是笑。“你看你，这种事很平常，干嘛这么紧张？”

“我根本没有女朋友。”他据实的说给她听。也不怕她笑。

“算我猜错了。那又为什么这么落落寡欢，不开心？”

“我的人很木讷。主要原因是不会讲话，你知道，人的话一少，就让人觉得不开心了。”

唐佩圆摇摇头。“不是木讷，而是斯文。你看起来，真的是很斯文的。”

唐佩圆看着他，又吟吟的笑起来。

栾禾也笑，他渐渐地放松了自己。

“没女朋友，你的工作一定很忙了吧？不然这般年轻的日子怎么过？”

“工作并不怎么忙。但我有自己的消遣方法，比如养鱼。我养了很多鱼，你喜欢养鱼

吗？”

“我很喜欢鱼，尤其金鱼。不过不会养。养养死死的，弄到最后，就心灰意冷了。从此洗手不干了。”唐佩圆作了个洗手状。她的手很细致，皮肤白晰，指甲修得短短的，没有搽指甲油。

“想不想再来过？”栾禾问。

“不了，我发过誓的，一夜之间，整缸鱼死到清光。光是捞尸便已肝肠寸断。也不是一两次，而是逢养必死，真的不到我心灰意冷。”

“既然已洗手不干了，我也无谓多言了，不然我可向你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

“无论如何，谢谢你的好意。”

这时差不多十二点。人开始陆陆续续的走了。不多时，唐佩圆的丈夫走到他们这边来。见到栾禾，点了点头，然后对他的妻子说：“要走了没有？”

“我就是等你。”唐佩圆笑，转过头来向栾禾说：“这位是我先生，梅任庭。他是栾禾。”

“栾先生，我太太没闷着你吧？”梅任庭